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人見古成材之易而不知先王之爲教勤且備也  
講肄必有所辯說必有數蹈舞必有節視聽必有  
物尊鉶豆籩鐘鼓羽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  
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誦讀弦歌以爲  
業春秋冬夏時視其成蓋九年也而猶懼其反當  
此之時豈不欲以易簡者語之而第濡染其耳目





與夫結約其手足若斯之至也蓋聖人之教爲事  
詳而其妙則不可思爲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爲聖  
人使漸磨涵泳以由之而其不可思與爲者從容  
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已故學者天機與器數日相  
觸而不知其調劑者在身心性情而其適用者在  
天下國家教之行至於民化俗成而流風餘韻猶  
足以垂於不泯迨於春秋以成周圻內之地黷序  
衰而子衿作然明之賢欲毀鄉校原氏之卿士以  
不悅學相語於朝其爲教者可知已然瑰琦特出

之材如史魚蘧瑗公孫僑諸人皆後世所跂焉而  
不能及教之入人深且久也此非其明效哉去古  
益遠有知興學之急可謂有志於古而能識其大  
者矣內黃張侯延登是已內黃卽周與今畿服之  
地也有學而圯侯至嘆曰吾職造士於此不治卽  
欲鼓篋而從倚席而譚藏修游息而養也于何所  
矣謀鳩工庀材而捐數十緡爲倡已鄉薦紳黃君  
輩應之已鄉三老子弟應之大都徹而新者什七  
仍而葺者什三不數月而工落成經體面勢言言



噲噲不大變徙而煥然改觀士皆歡喜道說以得遊其間爲樂而德侯之有造於我也於是相率因黃君以請記於余余攷古者禮樂行稅靡物不舉卽論政獻囚獻馘皆必於學而弦誦其小者也今直誦而已況其保殘守陋斤斤然求合有司之尺寸又非古之所謂誦也乃近世新會餘姚諸君子歛抱遺經求諸自性於其不可思與爲者時有契焉是學有廢興而理之在人心終不爲回變如此內黃之俗稱持重而矜節史魚遽瑗之遺風猶有

行者張侯嘉惠其士民建學右文毅然以作人爲已任多士之所遭已遠過於春秋之世矣夫古法雖備要以毆人於道而止以彼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卽其有不同而道豈有以異哉以其遠而不傳者而因自弗其性則士之過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多士尚求無媿於古人以副侯之望也哉侯壬辰進士余鄉鄒平人黃君名吉士於余爲同舉教諭河間戚府崇善程樂道訓導仙居尹廉平鄉王可彥武邑滕一敬於是役也與有勞焉皆



得書

重修太倉銀庫記

成周內府掌受九貢九功之入以待邦之大用四方幣獻及良貨賄咸在焉漢又有少府水衡藏禁錢凡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勞賜供養一出少府水衡而已然或災歉若調發又時出內藏以助之其時非獨財無不足也國用典之司會司書而統于冢宰卽晚宋戶部之職實爲三司餘司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營

繕河渠舉以屬焉故貨幣之納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籍量其用斂散及時縱舍在已而不爲他司所牽制及事勢錯乘利權乃分他司以辦事爲効而不程財之有無計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事之當否經用之數無定不急之費旁出而財之弊極矣蓋計入爲出則其出也常裕以出爲入則其入也常不給熙寧元祐主計之臣未必日月要成如周之密而每歲會計必有成書令人主覩其登耗竦然懷不節之憂固古之遺意也國初建太倉儲



芻糧以員外郎一人督之至正統中始設銀庫監以部主事一人辛卯來推選員外郎主事一人典庫役與督儲分東西廳歲一代至今因之給符驗關防著之令甲典司者日皇皇錢穀出納之經而頽垣廢址未暇修葺壬辰春新安俞君指南來典厥事謂非所以重國計謹葢藏請于大司徒石公總督倉場楊公命郎中郭君澹胡君宗洙主事黃君功懋會計工費凡若干具題繕之兩公因檄俞君董其役而以主事李君華附焉自是旦夕庀材

興工芟刈掃除塵埃漫漶間得遺金以兩計者九百新舊錢以萬計者五百籍上大司徒以佐材費而悉藏其餘經始于四月十有一日落成于六月二十有五日至是弊者新什者起缺者補嚴嚴翼翼壯偉闕耀還于舊觀俞君謂其事不可無述而屬予記之予觀司徒公累疏言今之財用歲入幾何出幾何總總然爲上指陳之而力止歲進其言尤壯大率有古熙寧元祐之風又得能補弊立廢如俞君輩者佐之皆可書也時巡視給事中張



君應登李君周策御史王君慎德張君應揚暨主事蔣君杰皆先後在事樂觀厥成者因備書鏤于石以示後之人焉

重修濟寧州濟川坊記

夫濟水出王屋山至浮於汶達於濟禹貢周官屬兗州謂之大清河元於寧陽縣北築堙城壩引汶水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國朝復於東平州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與濟會皆循大清河故道今其名尚著舊未嘗有橋司

空郎畢公瑜創爲之豎之棹楔大書其上曰濟川落成之日公冢嗣適生卽以名之後登第官翰林卓然文學侍從之選回憶所命名若操左券無爽云時河流汎溢運道爲梗公日敝敝於畚鍤間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太逼吾宮今不爲處區區桐園將爲行路柰何公寤曰夢也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帀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



繼公爲河臣當是時也距宋七百餘年而相感應如一日何其奇也成化以來濟之俎豆公父子者不輟歲萬曆丙戌棹楔葺於邵公而規制湫隘弗稱公耳孫侍御三才以督漕至慨然興歎以爲功宗德在濟上者世世載焉乃光大之者非我後人責乎因低回而不能去於是出贖緩飭材庀工增高而拓其未備百年之久煥然一新濟之士女遠近聚觀者無虛日侍御公率文武官屬若士民落之而屬余爲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

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其常也故春秋列國有入其境而達路川梁修除之不時輒譏其失政迨于後世以爲簿書所不責因而惰廢者多矣是役也溯其興事之始歷百十年而力振舉之者卒歸之畢氏其廢興所繫殆非偶然者豈可與有司之常事同類而槩論之哉昔宋蔡公襄記萬安渡石橋第書役要而不及其他蓋春秋之法直書其事具文而見意者也余竊取斯義載其創修之本末以明世德貽諸後之君子工始於某年某



所賞齋 卷二十一  
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司空名瑜成化丙戌  
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官提學副使濟川弘治壬戌  
進士翰林院編修公長子濟時正德辛未進士工  
部都水司郎中公次子侍御名三才己丑進士湖  
廣道監察御史公孫撮其年月世次以記之者則  
侍御同籍秣陵某也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有典客掌諸侯及  
歸義蠻夷漢改鴻臚更名其屬行人爲大行令又

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後周有蕃部  
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  
之儀隋有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又有典客丞鴻臚  
丞賓部上士掌客上士中士張官置屬古今不同  
其以導護贊拜于朝會吉凶弔祭間以成一代之  
典禮則一而已我朝斟酌前代置卿少卿主簿鳴  
贊序班如干人鳴贊居其中所謂導護贊拜屬之  
者爲多蓋一時序班者之選而卿若少卿之儲也  
署中舊有題名載諸人歷官次第而鳴贊題名附



在主簿廳久矣新安吳君維登來爲此官謂不可獨闕乃謀于寮案蒐獵牘書考前爲鳴贊者自吳槐而下百四十一人得其名氏里居若遷秩之等伐石鑱之而以記屬余余惟官以鳴贊名凡廟朝深嚴皆得橐筆以從常陟降殿庭出入壇壝以佐熙朝之大事而侍儀御史相與察其如禮與否而糾正之非冗秩也蓋儀章品物周旋上下有難知之義非博雅通人不能具曉而導護贊拜又必禮度嫺美音吐洪暢者始克爲之然則是官於卿貳

雖爲之屬而其難有什伯焉者吳君之爲此蓋欲諸君考前人之蹟取其效見於事名著於時者以爲法非苟然而已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悉其東帶立朝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風餘韻於不泯此其意蓋甚美而可書也余觀古之居此者如陳紀蕭望之崔林韓暨咸以宿儒能於其官自後則上下古今指不婁屈其難得若此史稱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震悚失其常儀唯武帝時劉勰明帝時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公卿屬目



稱嘆夫職無要散唯稱之爲貴名無小大唯專爲可傳諸君勉之異日令史筴書之與劉謝埒斯有光於 聖明之任使而吳君之意爲不負也已余重君之請特爲論著之以荅其意且令來者有考焉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今上二十有四年泰運熙皞吏治嚮風菁莪棫樸之化翔洽寰宇廟與學棋布星列鬱然相望多士歲時習禮者奉俎豆揖讓於其中濟濟蹌蹌低徊

而不能去何其盛也第國家每有一事 上卽拊髀而思者何歟豈才難之嘆自古而然歟抑養非所用用非所養而養與用常不相直歟頃大工肇興須材爲亟然而非蔽牛馬中繩墨不以進者必有當也故槐楓被宸杞梓跨谷上與斗極鄰旁與天漢通者是之謂棟梁之材木蘭爲棼橈槍纍爲儲胥令四榮風交萬拱雲薄者是之謂榱桷之材是二者亭毒於陰陽栽培於山澤飽以雨露護以鬼神爲春爲秋動五千歲簡書臨之太牢饗之然



後辭故土浮江湖而薦之明堂之上非是族也匠石不顧繇此觀之小大不同其期于適用一也斯其事與先王作人待用之意有相發者何者聖人之教人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開發於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器物差其度數以防閑於其外故六禮七教八政畢舉不遺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左道亂政僞學順非者有禁當是時論政辨才讞獄獻馘國之大事咸屬於學而衿佩者流自少至壯籩豆管弦詠歌講誦之具無須臾

去於前也九年視成四十乃仕所爲磨礪其德性而閑習其技藝者豫已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宜之蓋古之人材其周於用如此永新吉之名邑自唐宋迄今鄉之德業問望師表來學者相屬兩文安公旣以危科尊行爲時名臣而蕭儼左慶延補袞辭榮並著風節以彼清華在前禍患處後而無難脫屣者有所重也故風流漸被後先崛起者皆有砥礪名檢浮雲貴富之心士與士言不敢爲不合不公之論夫古先聖王立學



遴鄉之耆碩有德行道稅者爲之師而辨才論政  
靡不在學則又以爲公論從出之地也今其鄉無  
不具備則學校之教不必盡如古法而其意無不  
合矣惟多士勉之而已學始作於慶曆在治之東  
嘉靖乙卯徙治西南今還之舊址圯墁瓦甍必堅  
且良棟桷豐碩櫺檻疏敞藉舊易新畢潰于成義  
山武功若增而高琴亭秀水如濬而深士皆相携  
而至以得學其間爲樂而謂非賢師帥如余侯者  
無以卒是役也於是思載侯之美於後而因江鴻

臚爾海以來請記夫永新之鄉雅多良士而侯學  
道愛人訟清政舉其爲令又良也及良令之時作  
爲黌宮以成樂學之願其興起當不難者故余述  
椽材之言本先王教學之法以導之庶幾異日者  
棟梁榱桷之材不勞而致而余侯改作之心可無  
負也已遂刻石廡下以竢侯名懋衡壬辰進士余  
鄉婺源人始事乙未孟冬以明年仲秋落之協議  
者鄉薦紳某某督工者某諸生某某法得備書

和州重遷儒學記



和州古歷陽東與采石畫中流爲水疆總江淮水陸之衝爲姑孰金陵之蔽蓋南北間一都會也峯巒繚互雄踞西北亭亭如玉圭然道家品爲四十二福地民生其間者率剛勁而果決淳質而儉約其土風之美如此明興高皇帝由滁陽拔和城跨有江東混一寰宇不五載而大業成焉迄今公若侯而下礪山帶河載於盟府者且五百餘人皆和之產也夫五百人者起徒步而成王侯計非魁梧瑰瑋丈夫不能嘗欲問其遺事而州之人無知

者蓋天下之平久矣高皇帝投戈講秣輒以興學育才爲先而和去京師不百里而近日月之際宜首耀於光明乃二百年以來學宮湫隘弗稱明天子作人至意州大夫馮侯始謀遷之先後經營未有成績歲壬辰曾侯至毅然以爲已任凡百厝置務竟厥功於是故者飾闕者興士繇此感奮於學不勸而力莫不曰侯之有造於我也學正李春茂訓導李一本馮三元岑東曙因相率而請記於予予惟國之建學將畜材以待用也然而非文



致太平武龕亂畧則昔人之所言聚塊積塵耳惡得爲材成周以三物造士維時士於三德旣已涵泳其要眇而究極其指歸迨於行誼之醇備稅術之優嫺又兼有而時出之嘗觀其論士慮囚一出於學師行而受成反而獻馘靡不於是則爲教之備可知也近世士靡實用爲文者以呻吟佔畢自多談兵者以躍馬挽強爲務其名甚美而試之鮮效則無爲貴士矣夫戰禽攻取其事若難而時每不乏至三德六稅六行人心所自有而行之又不

難顧自秦漢以下衰微絀塞空見於載籍之文而莫或振起者患無其志耳記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戰勝則無敵禮義則順治順治無敵此得士之效也國初首建義旗羣雄角逐和之豪俊雲起景附蒸蒸然勒竹帛而垂鼎彝亦云盛矣至於嚮所稱三物者非索之外也乃能黽勉於所難而不能反求其所易則土風之剛勁果決者無乃不善用之邪蜀至僻遠文翁修起學宮于成都親自飭勵至



盛矣而承學之士浸失其真溺清虛之旨而蕩於  
檢柙守循習之輒而迷其宗趣貿貿焉非一日也  
先生聲著中朝士聞其丰采不嚴而栗至則取簡  
書所云崇正學廸正道者準爲功令賞罰殿最壹  
奉無私以行之士心大服乃首聘楊子道南與講  
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  
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  
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踴躍或不待詞  
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他淫言詖

行足以害教者一無所容於其間當是時雨化風  
行轉相教詔士霍然寤仁之非遠而矩之不可踰  
庶幾道術不爲天下裂厥功大矣先生去鷲相在  
事埽除天下之學舍念退園先生杖屨所嘗至學  
者思見先生而不得輒畫像而俎豆於中亡何祝  
給諫世祿劉水部冠南謂湫隘不足妥靈復相地  
其西偏倡同門構祠三楹改祀先生以楊子配焉  
而後爲依仁齋左爲僧寮以處守者踰二歲詹罔  
卿沂王郡伯堯封益倡同鄉者爲講堂三楹前爲



經明行修比於齊魯況和爲首善之地得曾侯焉  
興作誘進之異日者真材輩出施澤於堂皇之上  
服冕搢笏令氓庶安而姦宄息必自今始矣詩曰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濟  
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夫修泮宮  
而遽及於服淮夷狄東南以見文德武功非二道  
也故予述國初人材之盛以屬望於多士如此曾  
侯各克唯湖廣襄陽人其善政不可殫書而此其  
一云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隆  
慶丁卯遷大理永萬曆戊子爲御史大夫總憲留  
臺又二年召爲大司徒請老歸亭州蓋居金陵先  
後垂十載至今言先生所注念者必曰金陵而金  
陵之言學者亦必曰先生金陵舊都寔 國之豐  
鎬天下首善之區也而先生居之雖教澤在一方  
其因而興起者豈少也哉國朝白沙陽明兩公特  
起於千載之外明孔子之學以寤後之學者可謂



盛矣而承學之士浸失其真溺清虛之旨而蕩於  
檢柙守循習之輒而迷其宗趣貿貿焉非一日也  
先生聲著中朝士聞其丰采不嚴而栗至則取簡  
書所云崇正學廸正道者準爲功令賞罰殿最壹  
奉無私以行之士心大服乃首聘楊子道南與講  
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  
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  
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踴躍或不待詞  
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他淫言詖

行足以害教者一無所容於其間當是時雨化風  
行轉相教詔士霍然寤仁之非遠而矩之不可踰  
庶幾道術不爲天下裂厥功大矣先生去鷲相在  
事埽除天下之學舍念退園先生杖屨所嘗至學  
者思見先生而不得輒畫像而俎豆於中亡何祝  
給諫世祿劉水部冠南謂湫隘不足妥靈復相地  
其西偏倡同門構祠三楹改祀先生以楊子配焉  
而後爲依仁齋左爲僧寮以處守者踰二歲詹罔  
卿沂王郡伯堯封益倡同鄉者爲講堂三楹前爲



儀門兩室翼之而稍斥餘材爲旁舍待來學者居焉少司馬臧公惟一奉常唐公鶴徵鄭公汝璧京兆徐公申中丞汪公應蛟咸以貲來事乃大集經始辛丑八月訖功明年二月堂齋門館嚴嚴翼翼闕壯靜密爲時偉觀先生第定力適持中丞節觀風茲土偕諸門人執豆籩具脯醢以成事告觀者如堵墻共相嘆息而間語余曰願有述余惟古者凡有國各祭其先聖先師使人知學之所自而著其不忘其無焉者亦必合於鄰國而祭之後世一

尊孔子爲先聖而國不必皆有師也則取孔子之高弟顏淵者爲先師久之復去師號夷於四配謂於古國祭其師者義未協也若金陵文行事功之美雖特盛於當代而開之學道者寔始於先生則祠之瞽宗而以爲先師也固宜夫學以得師爲難幸而得師而能尊所聞爲難尊所聞矣然得後人益光大之而使不廢壞又難也今言學者幸得所難聞而又相與闡釋其緒皆可喜無憾惟令先生之道益行於無窮非後死者之自力其孰任之故



余爲之記非特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古之以道鳴者率師弟子同心協力相倡和於一時而其教始行自孔孟周程以來未之易也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內莫踰於心齋先生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行其餘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南楊貞復從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

一堂以爲金陵倡蓋當支離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梏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所謂功施於人者非歟歲戊子羅先生歿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歿給諫祝君世祿嘗從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之門人也謀於同志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禮成謂余嘗與聞緒論而委之以記余謂是道也老師宿儒所惑而不解者



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者也碩人名士所  
憚而不敢居者愚夫之所由者也失則難於升天  
而得則易於運掌迷則遠於千里而悟則近在眉  
睫乃得失迷悟之關非師友其孰決擇之然則吾  
人含齒戴髮而不愧其爲人者二先生力也祀其  
可後或者又謂孔氏千五百餘年而有濂洛又六  
百八十餘年而有越中古之聖賢蓋累世不一見  
也兩先生之言學顧若易然者何居夫學以致道  
而其理不出於心心之所無者聖人不能加也而

其所有者遂謂泯滅漸盡而不可復振豈理也哉  
故後世不患士風之難興而患無所於教不患無  
教而患於爲教者非其所自有之心頃陽明揭良  
知之宗嗣起者賡續以發之爲力至矣迨今日而  
其明無以復加非獨積久使然繇其學取成於心  
非外索也說者言熙朝乘大明之運天之將興斯  
文也適丁其時聞者顧不能自力於學非志士矣  
故余爲之言不特明兩先生與給諫之勤於是邦  
其亦以爲勸也是爲記



同仁書院記

繁昌縣治舊濱大江縹緲臺尾其後艤舟亭腋其西形勝爲一邑最天順改元縣治徙內地而遺址尚虛人無敢居之嘉靖末豪有力者挾當軸之勢翼籠爲已物余師耿恭簡公方督學於茲諸生羣以告始奪歸之官置精舍以居諸生而其後爲嶽廟以守之迨今三十年往矣時久事變又有侵其傍者居民聞於今明府吳侯捐金錢贖還之而侯慨然益爲繕治於是齋祠講堂候望宿息以至庖

湍靡不有所而前復爲公署三楹以時休息焉而考學者之勤惰總名曰同仁書院蓋內外完善矣諸生李一恂輩相與謀取文頌侯之功而并以告後之人余曰若知侯之所以命多士者邪同卽仁仁卽同非有兩也夫人之不仁也孰爲之生於異而已人之爲仁又孰爲之去其異而已故理公於人而我皆我之則示禮示信皆霸術也欲起於我而我能同之則好勇好貨皆王道也倉頡製文八厶爲公蓋分厶卽公非私外有公也人人爲仁蓋



同人卽仁非人外有仁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堯舜三代從容無爲  
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使人詠嘆之不  
置豈虛也哉 國朝理學獨邁前古河汾新會兩  
先生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洞見天理神融氣怡千  
聖之絕學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而萬物一體  
之說則至東越而益暢拔本塞源一論恭簡公口  
之以誨人未嘗不日三復也晚近世上失其道人  
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假令探微索隱足以雄長  
於學林祇以樹之樊而益其障耳其立論彌高去  
仁彌遠無足怪者何者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  
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儒者之爲蔽所從來  
久矣非在上者其孰能挽之夫源本師友而必納  
諸道德師帥職也余故嘉侯之意而樂爲道之使  
鑱諸石翼來者得以觀焉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應天府學在治之東南掖山襟淮據都會之勝宋  
景祐中置也國朝 高皇帝定鼎金陵嘗就其處



爲國學迨國學建 詔爲府學如故自此名卿材  
大夫踵相接於朝彬彬稱極盛矣頃萬曆丁亥濟  
南周公繼以巡撫至恐學漸墮弛士人挑闥舉廟  
學而一新之他有樓有亭有橋又公所創爲去今  
十餘載耳而圯壞居半歲己亥諸生朱萬選童廷  
觀言於大京兆熊公張公徐公疑者以物大務叢  
未暇皇庠序事也亡何京兆公謁聖於學謂此有  
弗飭無以稱 明天子勸學興禮建首善自京師  
之意乃按行隱度鳩工庀材命典史喻祭王汝寵

董其役而耆民徐文模又捐貲力偕兩生者贊成  
之費稟於官役不病民閱九月而訖功木斲黜聖  
嚴而不華重門繚垣殿堂庖廩若經書祭器之藏  
若師生之舍皆爽塏壯雅冠於一時縉紳學士奔  
走踴躍薦獻如禮弦誦大興京兆公喟然歎士之  
可與學也謂余爲郡人使爲之記夫聖人之道性  
自有之然必馴擾磨揉從容遲久至於禮讓興行  
風俗醇美而後爲學之成 明興豈第作人者垂  
二百餘年尊尊親親四海嚮風雖田夫野老猶知



自奮於隴畝之中而況遊儒學之館被菁莪之化者乎又況身際乎日月首耀於光明如留都者乎古無暇論卽近出斯學者如楊刑侍倪太宰以器識稱梁端肅周襄敏以政事顯丁中丞景宮允以馴行倡顧司寇陳翰講劉清惠以文學著夫夫也本瓌琦博大之材監光明俊偉之業巍行尊伐鬱乎不刊雖權倖當朝翠華遠指時事非矣張文僖何尚寶輩不難以九死殉之猶能令姦人泚頰回面竦然而不敢動人徒謂山川炳靈忠孝世美而孰知 上之功德涵煦成就如此之深也多士幸生於斯范型在望而京兆公復篤意教事眠前人有加焉多士尚益力於學異日者登巖廊都卿相庶幾爲時之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砥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無愧於鄉先哲與京兆公之意斯於所稱都人士者爲不負也已夫本 主上之德與賢師帥之教皆爲史者之任故不敢不書以示後之人而又使之知事之所以始也能公名某江西南昌人張公名某淮安海州人徐公名



蘇州吳縣人時張以遷秩行而徐公寔克終之法得備書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繁昌學創於宋之慶曆舊在延載鄉縣治之南已遷東北天順初元徙縣治金穀鄉而學居其東成化正德間兩徙其處嘉靖丙寅府推官丘浙用少司徒徐公貢元之議復遷今址萬曆丁亥吳侯縝來爲令篤意教事念河直學宮之後形勢弗固采李生一恂議浚河立有一爲墩墩爲二亭以障

其缺已亥春大成殿若兩廡若靈星門咸大修之神棲士藪旣闕且康譽髦來游以後爲耻仁風行而四達義方敷而遐鶩寔侯倡之於是一恂輩走金陵屬予爲記余謂三代遠已漢唐間立學而不以著令宋至仁宗始詔天下爲廟學而士不滿二百人者猶靳不得立國朝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其制眡近代爲備繁昌小邑也學屢遷改必適士心而後已師帥之於是亦旣勤矣而士之居焉者僅僅操筆爲詞章以靳中有司之程豈國



家所以造士之意哉且學之議遷起於士風之不  
振而所稱不振者非科目之弗盛而古道之不興  
也三代黨庠遂序之法鄉射養老尊賢勸農攻稅  
選言受成獻馘靡不繇學當其時士大夫材行完  
絜而事功雋偉絕非後世之可幾然其本曰明人  
倫而已人倫明則良心醇固機智不生然後能外  
成敗而自信其守故古薦紳先生抗志權姦乃心  
王室有廢錮摧抑而其操彌厲者輒近世敦樸之  
行微而險詖薄惡之習勝廉耻之道喪而妒前賊

善之意多其極也有不難棄君親而從之何者俗  
流失世敗壞而孝弟之教衰也夫叔季眡三代如  
夢覺之變古法蕩廢非一日矣不知古之爲教寔  
出於人心法可亡而人心自若也在有志者之自  
立而已繁昌故靜僻芬華所不至士生其間復多  
美茂之才況得吳侯焉作新之雖昔之蔽陷者將  
革其敝風而偕之大道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書  
侯之績因及古今之變與所望於士者使歸而刻  
石焉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侍中黃公死靖難間其夫人翁與二女及家屬十人併日死金陵今去之二百年所矣乃有公鄉人施益臣者索而封且樹之醵金爲祠若干楹并貌公其中會宛陵徐公大任以大光祿來攝京兆徐公廉直好義所在著聲與余善聞之而忻然往拜焉薦蘋藻祠春秋勒爲常儀其於表章忠賢之典公備按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幼受學元翰林黃嘒嘒死節於元公感奮以忠義

自許洪武二十四年廷對擢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公爲侍中與方齊日見親用文皇索齊黃時公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未幾公奉詔徵兵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是時有司果收翁及二女給配象奴翁佯以釵釧付奴市酒殺以其間攜二女自沈於水而家屬十人者隨之公旋至李陽河亦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



以死公初以侍中掌尚寶司事而尹公直去公未遠乃已漫漶莫決又實錄載翁死於通濟門河翁既給象奴今象房政在通濟門外當可信不疑傳聞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而下至今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或爲具棺收之待朝命久而不報天順中池人至京師柳林破棺猶有存者土人指示曰此黃狀元妻女也乃相與藁裡而掩之余嘗與益臣輩榘而問焉三四至其處髣髴低回爲之淒然者久之野史翁譌爲雍又爲

龔且言淮清橋爲其死所後人弗加檢鏡輒卽青谿姑廟以爲祠其失遠矣賽工橋乃夫人二女埋玉處因祠焉而并以祀公固當嗟呼人生何常唯義之歸以彼炎隆重轅在勢處顯而一旦身死名滅冰消火盡旣已丘墟灰燼荆榛矣卽今白楊悲風纍纍道傍者皆是也如夫人者迄於今爲樵夫牧豎之所稱識仁人義士之所欵歎歷久而不能忘豈非忠孝之性得於天者無以異而興於感者不可遏歟余生其地而又幸及知之不爲之發潛



揚燉何以示後公闔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  
女死其父母而滅獲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  
者不待余言乃徵之實錄考之父老之口其實蹟  
歷歷可證而至爲妄庸者所瞽亂此余生其地者  
之責也殆不可以不辨且喜益臣矢力於下徐公  
振廢於上見好仁扶義者之猶有人而於以甄陶  
世風羽翼 聖化也匪細於是爲之記

若虛精舍記

若虛精舍者何甘先生之棲而近溪羅先生之所

顏也先生處父子兩貴間身都封爵之勝耳盈仁  
義之談富有孰如先生若之何其虛之曰是不然  
世之談虛者褫老而襴莊豈其剗心遺形離人而  
立於獨哉莊子謂老聃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夫  
實之與虛猶方圓黑白之不相入也乃不毀物以  
爲虛必有道矣蓋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就下而流  
積於海而王百谷火因物而不有其形故傳薪而  
然薪盡而火傳實固虛之寄虛則實之母也以水  
趨海而海無非水者以火傳薪而薪無非火者執



虛以御實豈復真有實乎則先生雖蓬累而行不爲阨軒冕而居不爲榮散髮箕踞不爲通方矩步雅歌不爲凝滯其孰得而測之或者謂至人不有其身先生乃尊其坦牖而繫之以名室贅於身名贅於室無乃與若虛之旨相刺謬乎是又不然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極靜篤雖萬物芸芸皆謂之歸根卽周身以室繫室以名皆幻也而必挾而去之母乃爲輓斷也者而去致虛之旨彌遠矣或又謂虛之爲道立象先超繫表乃局之於一室又

從而肩鑄之亦甚小用虛哉是又不然至人等芥子於須彌亦納須彌於芥子患未虛而眉睫如丘山肝膽相楚越耳審虛也此一室之內雖幕席天地可也古稱若虛者唯顏子而其功得之坐忘先生早從文莊公有所聞中通而外夷與物無競故其稱名以類也余獲交先生冢子督學君而次子丙復從余遊爲言先生嘗策筇履芒歷九疑周回紫虛觀及魏夫人壇久之始歸余聞南嶽多異人乘氣御風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從先生殆



必有所會焉而余何足以知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一

記

日照縣重脩廟學記

莒自春秋時多遊孔門稱達者至漢而傳經之儒先後迭起益彬彬云金元始分日照鎮爲縣縣爲海隅僻壤洪武初天下甫定卽置學聚士文太平之功而頒經籍以造之久之繕治不常日就墮壞庠逼破露籩豆圖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爲令者率急簿書期會恬不加意而學者因益惰



竄弦誦不聞文治愈以索莫事窮必變有才令李  
侯至下車首謁先師愀然興歎謂明倫堂與廟並  
非制又啓聖祠櫺星門戟門皆卑隘弗稱於是首  
割俸以倡士民鳩工飭材徹而新之鼎建先師廟  
廟後爲明倫堂五楹改學門於櫺星門之左建奎  
樓於學門之左啓聖祠改於廟東而名宦鄉賢兩  
祠各以序爲齋廬庖湏靡不畢具凡賜書禮器室  
而藏之於是乎在自學門至師儒齋舍爲屋總若  
千楹自計材至迄工爲日總若干而落成焉士之

來學者肅焉而莊衍焉而和昔之圯壞者日以美  
而索莫者日以盛其必自此始學博士扈汝時孟  
時芳以士之德侯也深而屬弟子員安重李蕃求  
余言以永之余觀齊之諸賢公冶長高柴公皙哀  
梁鱣陳亢之流依聖人之末光以脩身而繕性雖  
少遜於顏曾眡後儒之未闕於宮墻而髣髴其型  
范者固已異矣漢世田何邴丹梁丘賀之易徐良  
之禮殷崇之尚書轅固伏恭之詩胡毋生王中之  
春秋儒林稱思之至今皆瑯邪產也以彼斧藻其



身心而揚榘於經典華實不同皆爲聖人之一體  
迨於今其風寥寥矣 天子雅意作人而海曲又  
聖賢所生游衍傳習之處以古若彼以今若此者  
則士之不自力也矣業新斯學舉古道以風之諸  
士求之鄉邦之所傳轍跡之所及挹流風而攷其  
事禮教興行風俗醇美必有裒然爲百城表者異  
日余還故鄉見詩書弦歌之盈耳婚喪賓祭之中  
度入其里門而父子相孝慈於家行其塗而少壯  
代長老以負戴然後樂學之成而繼魯頌以詠歌  
之

崇報祠記

余師忠銘王先生自讀中秘致位秩宗尊顯矣  
主上下壘書嘉其德若勞而又推恩其大父梅山  
公父龍泉公咸贈如其秩一時學士大夫榮之瓊  
故在海表先是督學使者難其險久不一至諸生  
擔簦就試涉鯨波飽魚腹者蓋時有焉又歲課曠  
廢士不以時進先生筮仕卽請於朝以備兵使者



代之如滇蜀例士無不藉藉頌先生德者而癸巳先生自南都歸也以鼎貴封兩贈公阡高視南陽矣已而歎曰吾幸通籍於朝而多士顧未有樂羣地也已而覩黎寇充斥閭里爲墟則又歎曰吾何以脫斯人於塗炭也乃出橐裝創書院爲堂爲室若干楹而又捐田二十戶歲取其租之贏給來學者且討鄉約保甲之法率鄉人脩之當是時勇義奮興寇不爲害備兵使者至取其法爲他邑程蓋青衿鼓舞班白謳吟自此益無已時矣戊戌春先

生被命再入都鄉人共謀建生祠祀先生踰月而得金錢若干緡爲祠書院之北名之曰崇報不二時而成先生聞之意弗許也欲更爲書院藏書之所與衆共之鄉人堅以請先生徐而曰曩吾之爲書院也嘗虛後一龕冀以祠吾先人而未及舉也願移此以竟吾志其可乎多士忻然爲祀兩贈公而并生祠先生於右於是諸生推某某走金陵屬余爲記余謂先生之爲德於鄉者甚具而爲德於朝者未竟也鄉人業相率而俎豆之不獨於其



身而且上及其先世非深有以感之而然歟嘗觀河之在天下也雲蔚霧畜小而鱗介多而億兆其資灌溉者閔矣而後委輸於海然溯積石龍門以自上自天漢下崑崙濫觴而已是河誠大不能自爲大也兩贈公以深中篤厚并祀鄉賢人無異辭假令乘時獲騁高步巖廊之上馳驅萬里之塗其功業可勝道哉乃位不滿德名不暢實博取而寡洩勤脩而薄售所爲橐而遺之子孫者厚矣以彼于之門焉而高王之堂焉而槐兩贈公之自信眎此

奚異然則先生之爲德孰非兩贈公之德也蓋其積也累銖寸而不爲怠其發也履盛美而不自有古稱鄉先生可祭於社者舍王氏奚屬矣余故不辭而記之以發明鄉人之意異日先生柄大政勳名在社稷福澤徧生民尸而祝之當不止一畧壘間者方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也而姑以此爲先鞭云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懷雲陳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學者六載頃擢太僕



少卿以行諸弟子員戀戀不能釋合十四郡之士擬醵錢爲祠以生祀公於金陵久之未具而南都弟子員奮曰南都首善地於諸郡爲重公出入弭節在焉於諸郡爲久是當特祠公柰何夷而與諸郡同也於是躬埏瓦畚土負木曳石各致其勞以爲噦而南都之祠先成教授張君履正以余爲都人熟公之行事也而率諸生請爲記余嘗歎世俗巧僞率以祠與碑爲佞無論其人與政爲何如而受者亦不自揆其人與政爲何如蓋在他處比比

大氏守若令與民相煦沫者而已未聞以施於造士者也亦在位之日冀進熟以爲利而已未聞有去而祠之者也若京兆之祀公則異是蓋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街談巷議彈射臧否不啻如張衡之所賦而不敢以憎愛恣其譽毀強力嗜學恥爲干謁而或間有之必姍笑而譏切之不置伉直守高卽師保之語不能面從而當於心輒錄其言行傳爲口實其最者至俎豆之累百年而不忘觀黌宮所祀自孫公鼎而下先後九人而適



及於公蓋其甚盛而他郡所未有也公於都人不  
能優於他支郡而優都人士也亦不能盡予而無  
奪乃其所感如此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夫水之  
鑑物也而媮者不怒平也衡之權輕重也而抑者  
不怨無心也水與衡不知其平無心也而語平無  
心無不歸水與衡者今之祠公也抑又何疑祠在  
學文德橋之側據秦淮清溪之勝鐘山欲來遊舫  
四集蓋山川風物之美會焉公去而顯矣余尚能  
以幅巾杖屨從二三子低徊瞻顧而味其平生於  
公之精神風采其猶可以想見也夫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安丘大中丞定宇馬公歿葬於邑瀧水之阡大宗  
伯于公志而銘之二子應龍從龍業祀公於寢矣  
而鄉父老德公亡已謀卽墓左偏爲祠特祀公二  
子誦不敢當曰先大夫以諸父老故不難力爲德  
於鄉不肖乃以先大夫故勤諸父老不可請竭不  
腆之裝從事焉而以成諸父老之志旣落成二子  
率其羣從弟子薦獻如儀而里之橐拏榼酤拜於



堂下者無虛日於是不遠千里屬余爲記古者墓無祠祠之始於漢而寒食上冢則敕定於開元議者猶或非之然古之君子愛其人於其所讀之書與所御之栝椽閔閔焉弗忍忘而況其體鬼之藏乎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之尸而孔子亦有望墓爲壇之說未嘗謂其非古禮而盡廢之也公起家故邑窶諸生耳至爲令而守而藩則爲循良爲御史爲臬爲都御史則爲名執法其事行卓卓中法程者不可縷數余獨以公之爲德於荆也難

其歸而爲德於鄉則又難荆之權相頤指諸大吏而亦具識別於儔伍間顧仕者匪激則諛莫知所與立公無屈節無骫法先後至十有一年乃能內亡所干權相之怒而外不至減通人之譽故曰難也士大夫進退無據者勿論其黠者或矯強於當官以鬻名而饕餮於鄉閭以牟利公里居二十載於郡國守相語不及私間爲父老畫便計至更僕不厭歲積粟數百斛稍侵輒推以予人至今父老語邑之條教善者曰此公所益損也閭井之氓獲



世其業曰此公之所卵翼也鄉大夫士之賢者曰  
公教之也故公病痲禿羣望禱者千餘人沒而涕  
洟相告不爲祠不止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余  
觀漢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  
得古命鄉論士之意是時主父偃學縱橫鄉人排  
擯不容李陵頽其家聲則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蓋  
仕宦之遽廬可飾而桑梓之月旦不可假卽公行  
之在鄉評者而其大可知已然則鄉先生可祭於  
社惟公足以當之自是啓血滯而秉鬱鬱以駿奔  
楹坵之間將俾鄉人益知所風尚砥厲浣濯而比  
於諒於此祠不爲無助余從枌榆後輒本諸父老  
之意爲之記使刻之至公所施於國與天下者則  
有諸巨公之言在

督理揚州權政戶部尚書郎游公去思碑記  
今民若商困矣而在維揚爲甚以彼山行川涉之  
所震驚風霜瘴霧之所侵冒蛟鼉虺蜴衝波急湫  
之所抵觸出萬有一安乃得什一之息奉 國家  
之權而以其羸爲俛仰資也頃復以中人四出索



之譬之澤竭而漁不已民往往嘖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歲萬曆癸卯春部使者當代大司農念無如游公賢則牒以往公讓材不任者久之余以謂此大司農之所以急公也夫鼓瑟者紆其大弦和其小弦而瑟乃可鼓若大小弦皆急非戾則絕世所稱材者常錮百貨之饒細若鍼芒一無所漏失云爾以維楊之商羅沓至之稅大弦之急如小弦矣大者戾小者絕矣非公其孰與紆之余知公甚深大都寬博深厚不好爲排決刻峭而才之所負

守之所抵蓋百口不能眩萬夫不能移焉公少名家子嫻文學負孝友聲藉藉筮仕罔寺上林於俗所謂例者峻卻之不以秋豪之端自緇也迨蒞維楊壹意以寬商惠民爲計力言於撫巡盡改中人苛稅歸之有司已而寬減其科條爬梳其敝垢苟可便人蓋不汲汲於取盈然者卽額之當權者時時縱舍之念水潦祁寒之苦商舶之不征者而月放免糧艘至八百餘緡他可知已然公日視事最勤且覈而下無所遯往者鈔戶若史書侵用金錢



無算徵解不以時公多方程督尅期以完而且鑄  
碑以爲戒雖豪有力者撼之不爲動自此帑無匿  
財姦無翫法固非中材顧望弛而不張者所能辦  
也繇斯以譚紆與縱異先教化後誅罰是之謂紆  
好姑息隳紀綱是之謂縱鼓瑟而縱弦則無聲矣  
爲政而縱民則無政矣公能辨於此蓋其施在一  
隅其仁足以示四方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  
以傳後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  
揚人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  
焉

尚義坊記

昔周之於民流恩廣施振贍困乏何其備也係息  
荒政粲然畢舉辨九穀待凶歲而鄉里門閭野鄙  
縣都莫不有委積焉猶懼其未也比相係閭相受  
州相調著爲挈令而至於大荒則移民通財不敢



後當其時人之生道甚多天災地沴有欲歿之而不能者何其幸也國朝積穀備荒責之有司富人畜積多者時勸之捐貲而以義應者下令嘉獎最者遣行人敕勞其家而加棹楔焉蓋繇王政漸廢耕之所入各爲私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奉令而拯急不能盡得之民雖上之鼓舞勸相未始不勤而事固已異矣往歲大侵主上憂勞萬民至出內帑以倡之海內應者指不幾詘其在石陽則婁君世潔其一也君嗜義好施出於流輩前是書

舍學宮河梁道路靡不以金錢助而歲侵散穀輒至百千石頃復奉例輸千有二百中丞陸公夏公先後疏其名以聞天子嘉歎畀之冠服仍令有司樹棹楔於門而顏之曰尚義夫君閭里編氓耳一動而使姓名徹乎黼宸義聲流於海內夕出粟於廩而旦取名於朝如持左券兩易而各得古所稱市義之效非邪而君之爲此則難已何者法在比閭雖甚纖嗇者不得以自吝而政之久廢非與物爲體者不能以相公故墮財役貧於人之疾苦



往往瞽然莫之卹也君無所責於上而能割已之  
有推羸振匱不啻家人父子然者豈不爲尤賢也  
哉諒儒法士蓋發憤思古而不得君之所爲乃如  
此以是知人之見義不爲可愧也君兩子以文行  
名太學間意天之昌婁氏也將於是審爾君之  
市爲益遠矣兩生欲余紀其盛而勉以鄒君爾瞻  
之書竊謂明 上德意而風厲於四方史職也故  
不辭而爲之記

涇縣幕山浮圖記

天下郡邑與山川陵谷相綺錯雖山川陵谷非爲  
郡邑設然氣之聚散而四境之和沴從之則郡邑  
之乞靈于山川陵谷者豈少也哉卽一水也形家  
者流有五戶閉藏之說謂氣有渙而欲去者必假  
物以留之若樓觀亭垣增卑室罅皆留之之具而  
浮圖其大者也幕山峙涇之北兩水夾流勢陵夷  
蜿蜒無聳拔特起之勢水之去也幾一泄而不收  
士相顧言曰此非所以利我舊郡守蕭君良譽令  
何君大化謀建浮圖以填之畫基缺趾有成議矣



已稍稍遷去浮梁陳侯大綬以乙未進士來令茲  
邑侯爲政慎法近情與民爲便而於教事尤謹嘗  
葺學宮之圯羣青衿而督教之學者鼓篋之風煥  
然一變矣而間以浮圖爲請侯次且未有以應也  
屬邑稍侵民有歲憂侯曰茲役也其可藉以食民  
因割俸百金首倡其事涇人起而助之不戒而集  
乃擇民之良俾勸分庀役而侯若不與知者雖餽  
勞時至以相其喜侯顧坐縣廨治文書談稅課士  
如他日居頃之執事者以畢來告自始作至落成

以日計一百四十以金計四千有奇官不知費民  
不知勞而浮圖適成觚八面而九梯之高十有七  
丈璀璨崑峩矗立雲表山不築而崇水不引而迴  
而涇之風氣固矣夫浮圖之爲具凡以留之也儻  
具而苟焉則猶無留涇之多士雅以文行相高而  
侯且萬方成之譬舟之順流也而揚之帆帆巨且  
完其行必駛卽謂斯舉之有相於涇奚不可者嘗  
觀父母之於子調利拊摩業無不力而至其療疾  
也雖難信如史巫且畢致而姑聽之何者誠愛之



也侯之設心則何以異此頃侯去爲南工部主事士民德之不忘而推張生一卿者謁予爲記予謂情有必至不可得而拂事有必舉不可得而廢侯之爲役寔兼斯義宜刻金石以著盛美令是邦之人百世其有述也

重脩旌德令眉源蘇公生祠記

嘗觀漢循吏有廩廩德讓之遺風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在所吏民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元始中天子下詔書祀有益於民者以風動當世

又不止私祭野祀行於民間而已及考其行事深峭蹕厲非不爲喜事功者所道大率以材指相高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抑已久矣若夫惻怛根於心平易達乎政怛然入民之深有易世而不可解者斯非深於學者不能也故孔氏之徒仲弓子賤者流其治行絕無可表見以自遺於後而流風餘韻歷千數百年而不衰至今學者束軌斂席謳吟而俎豆之何其盛也眉源蘇公以名進士令旌德先後僅六載其臨政也他郡縣方以功名相矜激



公一切斥去之獨以廉靖豈弟之德與吏民相拊  
循而灌注融融與與不爲可喜可愕以震炫人之  
耳目而人之沐公之澤也如行霧露中有潛爲霑  
潤而不自覺者久之士興於庠序農狎於田野獄  
訟清而姦宄息當是時欲取公行事一二指次之  
始有不能言與言之而不能盡矣然未嘗不羣然  
而稱曰子產衆人之母也公之大指始於孔庭之  
微傳妙義相懸合豈直與漢之循吏絜長而埒美  
也哉公甫去邑業爲祠生祀公久之政弗繼民乃

大失望而思公逾甚相與號泣於祠而邈然有不  
可復覩之歎於是大醵金錢繕治之豐棟飛甍崇  
廣麗密而公像巍然於其中曰此非獨永吾民之  
思其亦以爲勸也噫斯所謂入民之深歷久遠而  
俎豆之不衰者乎公去旌閔數載猶爲京兆別駕  
其信道彌篤而造理彌深視世之榮名如浮漚噩  
夢無足入其胸次而民乃益追思之而不置余以  
此知直道猶存於斯民而可爲當事之君子媿也  
雖然古之戢景藏采恬處下列而感會風雲澤彌



寰宇者多矣公雖不急於人知安知無識者終致  
公於朝而以其福斯邑者爲天下地邪邑人以工  
竣推其秀民諸生劉光煥輩謁余言爲記乃書此  
以慰旌之人而且爲當世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冶麓園記

冶麓園者吳太學肅卿之別墅也肅卿自新安徙  
金陵評事街迫市囂欲稍稍去之而不能遠其家  
乃置此爲遊息計園北向在冶城東數百步顏其  
門曰冶麓書舍入門爲脩逕兩傍薈薇樊之稍轉

而西廣除豁然堂三楹南向最爲閎敞高槐數株  
駸駸欲干雲與堂蔽虧友人歐陽惟禮篆書綠雨  
堂三大字顏之階前栝子松二株又前爲月臺疊  
石爲山東西兩臺牡丹蘭草之屬寓焉堂背臨大  
池兩室翼然貯古書名畫肅卿含毫而注老子處  
也初移居時池有雙蓮竝蒂之異因以嘉蓮名循  
池東岸行小亭可憩又北行垂楊樹六七婆娑水  
濱殊助幽意陂盡折而南向一軒踞焉把杯臨流  
徘徊月上則迢然別一境界矣澄碧如鏡空中靚



潔倒影插波下上異態時冶城笙簫歌嘯自天而降與水聲林木相應答肅卿取蔡君謨萬安橋碑月波二字爲扁紀其實也軒後地漸高去冶城漸近脩竹數千森然玉立中一小臺傍爲朱闌闌之當三伏鸞稍逗風畏日不下又足令人忘暑矣已循池西岸還雜花異草芬殫目鼻水事窮老梅前出玉蝶綠萼相間錯歷書屋數楹而復與堂會大都衡不盈數畝縱倍之屋不數十楹陂水倍之方之他園巨麗稍不逮而可以栖客可以攤書可以涼暑風泛夕月雖于焉昕夕可已古人有言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若環溪之水石平泉之花木非不奇且博也以彼厭薄其贏餘而馳騫所不足方營營之不暇而惡能有之茲園足數舉而息目一覽而竟而居者常沖然不知其廣耶狹耶樸與麗耶蓋肅卿嘗味於猶龍之言必有不俟境而勝者而余不能知也漫爲記

成功莊記

余結髮置身師友間以爲竝生同營當無分於奢



涼合離云者讀翟公之署門嘗擱然非之曰何待人之薄也迨夫閱世深而游道日廣豈必歿生貴賤如東西之不可及卽一曙而陰陽向背倏忽千變甚者夸湯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寢多於世其扶義倜儻稱賢豪長者寥落乎晨星之麗天也矧有進於此者哉頃負疴屏居而余友蘄之閔君元甫寓書曰敝邑朱生康侯者名家子也能詩歌古文詞擅名一時雖浮湛閭里而急乎脫人於厄雖承藉溫厚而樂乎輕財於施友人姜夔以註誤被逮

生歲時往卹其家卒之寃狀賴生以白尋欲杖尺箠走燕雲圖復十年之躋乃家日窮空懷反顧憂生不難割已成功山莊若干畝遺之夔一身逮而白白而能脫然爲千里遊生之力也居恒讓兄振族廓達好施載於鄉評不一而足夫激揚義氣軌訓囂俗維子之素其一言記之余以謂管仲鮑叔分財無迂自昔豔焉非以言翹明其與也彼其於名忽也三人者之在齊猶鼎足也可以生可以歿可以用可委曲以致之用而不必自有其用雅志



疇其平生顯業定於誼友雖其霸臣要爲近古晚  
近世伏波衣羊裘而捐穀數萬斛共之知舊子敬  
損困米與公瑾相親結而僑札之分定焉施於楹  
堦俎豆之間而折衝厭難所懷者遠區區之推解  
不在言已生以長材際熙世而能紵衣投分割宅  
隆好蓋儻然任心而賢與度會故閉門而隱則嘯  
傲林泉之下結駟而出則跬步巖廊之上行義求  
志奚之而不可若曰是莊也披莽蒼而鋤橫清泠  
而漁植杖耦畊吾以明素交愧末流云爾陳義雖  
高非聖人之道康侯之意始不出此夫生之輕雖  
刀郵患難歸然爲薄俗標人之所知也許與氣類  
振貧推賢必偕之大道人之所未知也余記斯莊  
而輒及之且令觀者執一節而可槩其餘焉

幕府寺脩造記

都城西北十餘里有幕府山晉元帝自廣陵渡江  
丞相王公茂弘建幕府於此山因以名西有宋明  
帝陵及茂弘溫太真墓石徑上山出青巖翠蔓蒙絡  
歲甍與風推移名夾蘿峯亦名翠蘿峯又上洞門



窈然可望可居長江迴合極目千里與鐘陵繖山相縈帶登覽奇處也寺在山椒稍東圖經云梁天監中武帝與寶公來遊見林巒殊勝始建爲寺名同行一名聖遊後改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法堂琪樹鬱然梅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指此也余外王父徐公塋去寺一二里許嘗攜兒輩歲一至焉崇化嘉善二刹廬列而茲寺垂地傾椅末支自成化甲午以來不葺者百三十載矣萬曆庚子僧如方如覺抽

衣鉢之餘積合檀施之淨貲凡幾百緡撤而新之爲大殿者二如其法作佛菩薩於中與十六尊者相好皆備堂皇高廣焚燎有嚴光輝燁然風物具美時一升其間玄湖之水木鍾阜之雲物雜沓而入相爲澄曠與二三子顧而樂之二僧請爲記余攷六朝史王氏自茂弘而下子孫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功名家世之盛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去之甫千載尋其墓於荒榛野草間皆無知者以彼祖詒孫蕪業著名尊可謂六代之宗工一



方之華胄已而猶然泯泯如此況夫么麼宵人弄其區區之智力排善良攫貴富譬之衝飈之一螢而欲其久存豈可得哉若茲寺盛而衰衰而復盛雖婁起婁仆而卒還其舊觀以此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而夢幻之榮名不足言也二僧器宇樸雅可愛其爲人精敏而謹嚴鄉人信之成此當無難者而此地有茂弘太真之遺跡與陳霸先周文育之戰功旣令人感慨歎息而寶公嘗遊於斯尤足以發來者景行之心故強爲記之諸捐貲者載於

碑陰不書

栖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居士吳彬者少產晉安長游建業真文下燭懸少微之一星俊氣孤騫發大雲之五色旣嫺詞翰兼綜繪素團扇持而爲特屏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慙三絕萬曆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然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覩仁祠大脩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百軀盡千萬變蓋起一念於熏脩之上若撫四海於俛仰之間可謂福



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多神  
變解生歿繼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真宗也乘般  
若劍豎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  
威力也虛谷含靈洪鐘待扣靡供不應有感必通  
者阿羅漢之福田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  
或隱真儀而同凡流或專一壑而徧四極倘非緣  
會鮮能遇之居士釋栴苑之斧斤建心王之旗鼓  
吮筆和墨範素鎔金移衆善於筆端貌羣形之雲  
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

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熾然  
而說法足使味真實者卽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  
感丰神而遷善有求者植因以覲福罹苦者證業  
以弭災滌貪著之心胸開聾盲之耳目所謂生成  
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調柔此無聲之導  
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忘方歸真  
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地  
從於有相畫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  
洗乎色空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者其孰能與於



所賞齋 卷二十一  
此乎先是黃門祝公世祿沉研二諦振耀三明以  
一遍一切之心護世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  
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仰謂余嘗參支許之  
遊粗諳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山乃爲偈曰  
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導羣  
生種種相在曰色卽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  
不卽孰曰神明粉繪不及我作佛事聊以丹青悠  
悠法界畢意經營傍熏獲寤自性當成

雲鶴觀碑記

萬曆庚寅歲夏初雲鶴子尸解于襄陽其事在鄒  
太史傳中甚具先時有姑蘇曇陽子道價鬱然重  
於一時至今復有雲鶴子與之方駕而出何其奇  
也襄陽人士遠邇聚觀誦說膜拜者無虛日隨卜  
大成山之陽甃石室藏其龕旣八載矣郡人復爲  
觀以祀之而屬余爲記余觀古仙傳代不乏人墉  
城集仙錄載女子上升者至百有九人孫思邈于  
金方論謂列仙多負篤疾或千重典或挾才而萬  
不一騁其計畫無復之也乃一決而能就此夫以



大丈夫之膽智山海可摧天地可動風雨可以呼  
吸日星可以轉移何求不得而神仙之事率從困  
窮無聊中得之則識海之風波情緣之微纏豈易  
解免哉而雲鶴子者以孱弱之年間關萬里尋師  
于蒼山洱海出萬死一生而不辭此奇男子所不  
能而一處女饒爲之何歟豈丈夫子用志多分而  
閨房之秀獨以顓壹勝歟抑靈襟顓氣得之夙稟  
者異也雲鶴子目不知書今所傳偈頌肆口成文  
深入理窟卽與士大夫不相應接而間有問答言

簡理當質之古丹經奧典靡有不合以彼遺肢體  
冥耳目息歸于踵神凝于穴其究也立亡坐脫靡  
不自由且宅情必有一貫方將入無窮之門游  
化初之原直與百九人者把袖拍肩非偶然而已  
觀在大成之麓脩廣如度小大畢集一心百身蜂  
還螳往瓦甃無脛而自奔巧墁不期而就緒層梁  
中豁飛甍四翥清風颯而徐來靈鶴棲而不去令  
望之而道念興卽之而塵機息其于華胥之理不  
爲無助夫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者非文不能取命



所志於巖谷後之同好尚有攷於斯文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二

書後題跋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  
語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  
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  
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  
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校相似又有衍出二章  
并前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傳至劉向典校經籍



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鄭眾馬融竝爲之注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學官未幾而安國之本亡隋秘書監王邵自云於京師得之以示劉炫炫因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其實炫僞作也炫以妄造連山魯史記除名獨是經爲可信哉今上念士敝於俗學閔焉以經術造之命辟雍重訂十三經注疏於是孝經適成而臣敬題其後經自孔子迄於今二千餘祀學者所覩記無復全書於是時也欲校而復之知其難也以校而復

之之難而知先王至德要道燦然明於天下之尤難然竊謂孝生於人心經特以發明之而已故曰孝順德也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而豈其強之哉孝不明則順德塞順德塞則王化湮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也上動遵祖憲嚴奉兩宮孝治之風光於四海亶亶乎嚮無思不服之世矣乃命承學之臣刊布遺經嘉與天下共之顧臣如爝火焉詎足以庚大明之光仰承盛美不敢不力也注疏幾卷總若干萬言上之御府以待



制詔頒焉謹跋

書曲洧舊聞後

向與新安朱君正民游嘗以其先奉使公傳及行狀見遺公使金十五年能全節而歸宋史與張邵洪皓同稱其奉送徽宗大行文一時華夷傳誦其人可以想見也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公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公以歿自守不幾於老子申韓同傳也哉公自爲一詩題其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

何容比二星蘿鳶施松慙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公之微意亦自可見恨姦檜當軸不得如子卿圖形麟閣而僅轉奉議郎一官痛哉所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骺骹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何時得盡見之以爲一快

題般若照真論

世法可名般若不可名非有般若不可名不可名



卽般若耳而人多強名之黃面老子說般若至六百卷般若心至二百六十言已是逗漏不少月川澄公復取而詮釋之如以楮墨描畫太虛世鮮見月忘指之人又增一重纏蓋雖然楮墨本空文字非實未獲魚兔難廢筌蹄則謂此編爲善學者之鞭影可也余故不辭而題其首

書李維明尺牘

此余友李維明寄其徒別駕趙君手筆也維明爲客部時應接旁午每書及余皆小楷自書其精謹

如其爲人卽謂書可以觀人豈不宜哉且真意滿紙不爲寒暄泛常語蓋其人足以廉頑立懦故讀之使人廩廩生氣世之小人立身不端而欲以言語字畫求工是不知本矣然譬之篋篋不有鈔指誰發鈔音觀者卽以此知趙君可也

書鹽鐵論後

自世猥以仁義功利岐爲二塗不知卽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豈以棄財爲義哉桑弘羊當武帝兵興爲三法以濟



之中如酒榷誠末事矣乃諸當輸官者令各輸土  
所饒平其直於他所貨之輸者旣便官有餘利亦  
善法也至筦山澤之利置鹽鐵之官真不益賦而  
用饒柰何病之劉彤有云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  
少而下轉困非他古取山澤今取貧民取山澤則  
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  
業此亦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  
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厚農一足  
國桑大夫蓋師其餘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  
第令畫餅療饑可濟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爲  
甚美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甘生丙從余游一日出其先大父蓮坪公交游尺  
牘令余題之大率當時名公卿之筆余平生所願  
見而不可得者何其幸也讀之語意諄切悉以學  
業相規勸不爲近世諛言一時古風可以想見語  
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卽此而蓮坪公之爲人何如  
哉生其世寶之



又

此蓮坪公郡中諸交游筆也吉安爲古節義之鄉入國朝而理學獨盛觀卷中自整菴以至雙江其于名理多所悟入非苟然而已者雙江先生云近世以義襲爲集義以知識爲良知以推致爲格物其於學者尤足以鍼膏肓而起痼疾也余辱交東郭先生之裔頗聞其家學獨未覩雙江語耳今讀之不覺慄然生其勉之求無愧於鄉先達可也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項用卿出千文真蹟觀之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脫不爲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辦此用卿其永寶之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胡懋禮書爲金陵名品行艸出二王父子隸書則未多見此本規摹元常大令古雅中天趣溢發尤難得也惟中刻置僧寮與同好者共之其用心甚



美因屬余題數語其尾惟中余兄靈山令伯賢子  
壻文雅喜事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題類林後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  
性顛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  
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  
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  
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  
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

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  
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  
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  
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  
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  
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題謝康樂集後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  
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



沈道初先生冥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  
雜文若干首譬之裒虬龍之片甲集旃檀之寸枝  
總爲奇香異采不可弃也輯成合刻之而以校事  
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於此又黃初正始之  
一大變也弃淳白之用而騁丹雘之奇離質木之  
音而競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樸易解卽謝  
客有不得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  
來摹畫於步驟者神蹟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  
於藻麗者情涸康樂雕刻組綴竝擅工奇而不蹈

三敝者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敷叙點  
綴之詞則敷叙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  
句之用則俳章偶句皆格調也以故芙蓉初日惠  
休揖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爲之卻步非此故歟  
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之逸駕薄齊梁之後  
塵矣遽使之規跡古風配陶凌謝其可乎余觀弘  
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迨其下也  
又模模之者之詞句本之不碩而第繁其枝欲其  
有可食之實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爲詩不知其



所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  
故於校讐旣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此

恭題 兩朝諭祭文後

往營三殿采木之役命藩臣王重光董之事甫竣  
而卒於蜀 肅皇帝閔其以歿勤事贈官諭祭哀  
榮備至萬曆甲午配劉淑人殉將啓重光賜墓而  
窆焉 今上復遣撫臣諭祭於其家嗣孫象乾旣  
手奉璽書尊藏惟謹又集柳公權書爲副墨刻之  
貞珉而間以示臣臣觀人臣入官數十載或間被

璽書之寵而得之身後者爲難幸得之身後矣而  
遭際兩朝綸音再錫者爲尤難漢武帝以手書賜  
莊助且載之史冊以爲美談況我 二聖睿文炳  
煥經緯圖書而重先夫婦其名行在奎壁光芒之  
中并藉以不朽誠千載一遇已臣職在國史當備  
述 主上嘉與臣工風厲四海者以詔來世輒因  
象乾之請恭書於下方令觀者聳然而作如聽屬  
車之音與瞻太微之光以相與勉爲忠孝亦所以  
勸也



書王氏集古帖後

嘗謂馬記班書文詞瑰瑋至今道史漢時事千載如新也魏晉以來名卿才大夫非盡乏人而不挂遷固之筆雖其人材卓犖隨世湮沒者多矣然則詞其可已哉然亦有撰著未工而托字畫以傳者後世撫斷碑殘碣而因以想見其人亦不遂至於泯絕王氏自太僕公崛起迄今冠冕蟬聯名德輩出爲海內第一中丞公取志傳碑銘集古法書爲一帙自此王氏世德與文章字畫競爽於長山祝阿之間何其盛哉集字始梁周興嗣而至唐彌盛今絕未有聞中丞公自出己意成之令古人名蹟粲然楮墨間尤可寶也

書信國畫像并墨蹟後

二帖四詩皆文山先生手蹟帖中吉甫爲聶心遠如心爲陳文龍其人品皆先生所推重詩雖間有殘闕然備載集中可考也晚宋賈蔡輩以詞翰名家其遺蹟見者欲叱去之不屑一盼先生字畫蓋平平耳至今人再拜聳觀如寶玉大弓諦玩不忍



釋手乃知夫人是非之心常凜然也吁可不畏哉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二劉公一爲宣教郎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沐字淵伯一爲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機宜劉子俊字民章皆信國鄉曲友也信國集中具言歸國時淵伯收部曲赴府會於汀空坑之敗遇害於隆興長子同日刑次子貢元歿空坑亂兵第三幼子亦沒於廣一門忠義蓋無不備述獨不載民章爲昆弟豈自爲一劉氏邪民章招集敗亡詣行

府會於潮陽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所終亦未及就烹事也二人事皆信國所目擊宜得其真記當得之傳聞者耳祠祀二公以三子耐於義始備夫信國起廬陵一時同鄉景從者不啻數十人乃知忠義本性有亦貴有以漸磨而風厲之也噫孰謂師友而可少也哉

書四體心經

昔有禪師童時讀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手捫其面倏然生疑因而悟道卒爲佛門龍象今誰不



誦此經因疑生悟者寧有幾人甚者任其邪見破  
毀律儀餘波末流無所不至佛道愈益大壞矣存  
公近以四體心經見示欲刻示學者以廣津梁夫  
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踐皆佛事也觀者尚其勉  
之無俾古德專美於前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余友何公露自王父構亭于茲有鳩來巢今如干  
年矣中間盛衰離合其變凡幾鳩獨依依不能去  
公露義之而以名其亭余謂公露三世中四登甲  
科爲都人士所豔鳩獨能識於未遇之始豈誠得  
氣之最先者歟且彼一得所歸至今以爲長子孫  
之所斯不獨鳩義乃其智也世猶謂鳩爲拙非余  
所知已

題陳純甫鵠居樓壁

陳君純甫築樓顏之曰鵠居觀者疑之君天機卓  
絕不入名法輒跡而超詣懸解浩浩乎放於南溟  
而未知其際也君也爲之鵠孰能爲之鵬雖然此  
直其寄耳苟得於性卽翱翔蓬蒿之間奚異搏扶



搖羊角而上哉故生龍伯之國則大爲僬僥諍人  
則小爲芝於朽壤則短爲冥靈大椿則長惡知夫  
孰小孰大鵬之非鷦而鷦之非鵬也傳云鷦不木  
處而安蓋君業安之矣卽以名其居亦無不可

題陳少明詩

學書有臨摹二法摹如梓人作室梁棟榱桷悉據  
準繩臨如雙鶴摩空翩翩浩蕩栖止各異蓋摹得  
其形臨得其意自不同也至於得心應手神融象  
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自法斯妙於書者已儻但

步趨古人而略不見我之筆意縱極工好未免奴  
書之誚非名品也少明詩始期合轍終乃舍筏雖  
其溫雅和適不見崖異而已之風骨意象時見於  
其間令讀之者寥寥而不倦斯足以一振近日之  
習於雅道豈小補哉若余之矜於昔而頽且放於  
今也又不得以此而自文也已

書葛萬悅制義

一技所得雖以執自列然必妙解投機精潛應感  
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詎可以輒跡求哉制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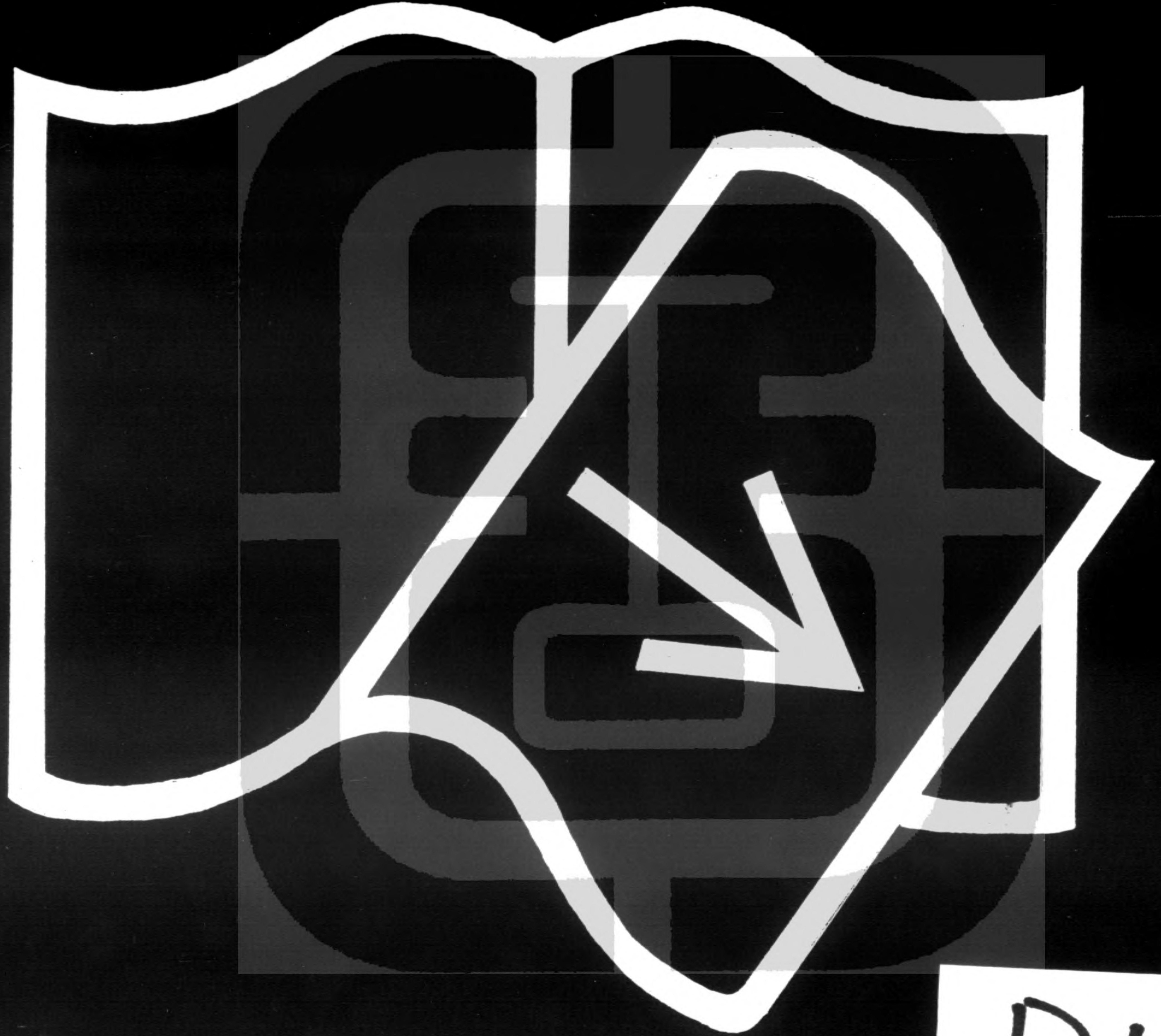


以傳聖言有若畫然以似爲工今夫卷墨設色摹  
形取類皆按物得之豈知妙悟者索之造物之先  
凡賦形出象觸之天機待其見於胸中者濃纖疎  
澹分布而出矣然後假之手而寄色焉斯進於技  
已萬悅之於義第得其形似已邪余觀其丰容骨  
法間所爲使形者若可以意色得之噫亦工矣撫  
卷之餘謬題片語而歸之以見此雖小道非造其  
懸解取成於心者不易論也

題嵇叔夜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爲逸少作此非  
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  
與兩紙王書不易繇此言之寔嵇之手跡特懷琳  
臨倣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  
草書登品者八人稽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  
非過論唐人雙鉤下真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  
會四明王生以廓填擅場因命爲二本一自隨一  
遺無功閒中時一展玩雨散風行頽然天放龍章  
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無功其善有之





原件短缺

P15



題鄧寒松詩卷

絳侯麾城陷堅在漢廷稱矯矯矣而一遇獄吏輒茫然不知所厝寒松公以註誤繫居室雍容不異平日今觀其詞翰適逸勁爽神采飛動對之廩廩猶有生氣如云此身旣作男兒身須作人間第一人又云君能長使天下安我雖幽處無戚顏此其胸懷磊落當談笑歿生之際而一置對何足以困之公旣以功名終而嗣計部君道馭購其遺墨并告身裝爲此卷以寓羨墻之思而屬余題其後夫

未敢荷華問以相先蓬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風謠感慰之私揆裁莫旣

荅王當塗生日啓

劬勞莫報尚敢憶於弧懸恩紀頻繁顧重勤乎臺餽申之嘉幣逮以好音自顧庸虛祗深慙感恭惟門下英規玉立麗藻瓊敷旣愷悌以宜民更儒雅而飾吏風譽夙高於薊北中和久布於圻南念此衰蹤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九里之間煩重璽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



所賞齋 卷之十一  
問祗服寵光廢弟子蓼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名伯  
甘棠之詠倍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旣

荅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啓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緘書遠至俾塵重  
席之餘拜命則嘉捫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  
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矧聯六邑之  
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道待後學之嗣興  
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言爲著蔡名  
重珪璋置之白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

之者豈孝子慈孫不能改者邪抑天下之惡皆歸  
之者邪是卷莊懿諸孫屯部君夢得持以見示恍  
然有不勝執鞭之慕者莊懿持三尺與漢廷于定  
國爭美其子孫自午塘秩宗而下功名之盛方出  
而未艾宜也因紀數語於後俾論世者知所考云

庸言跋

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此其常也謬者釋之而  
山珍海錯之求顧暫御之則爽口久食之則爲病  
何者以山珍海錯可一御而不可以爲常也日用



飲食靡之而非道日用而不知者失則愚離知於  
日用者失則鑿愚者昧道未爲害也而惟鑿爲可  
惡吾師慮之以庸言相提激意蓋如此楊子雲論  
聖言遠於天賢言近於地彼未知離地無天離近  
無遠故也故子雲不知道噫安得知遠之近微之  
顯者而與之讀庸言哉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世言子昂書初臨思陵中學鍾王晚師李北海亦  
其大端耳書病至衆唯積學漸成以次解脫乃入

三昧世徒見公一種趑姿媚書而不知其他繇見  
書不廣也此經爲公大德元年筆時自集賢出佐  
濟南年財四十有三精謹道勁有初唐虞薛風與  
餘書絕異相傳出毛宮保所藏諸鄉薦紳欲多方  
購之以還其家而未果恩公偶得之將置長干樊  
公塔院以充常住噫此經誠得其所歸而吉州諸  
公其亦可息喙也夫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洪武初以京兆學爲辟雍景濂先生過訪鄉人張



孟兼因爲免泉聯句詩命子仲珩書之泉上今不知所在久矣此卷仲珩續爲慈谿王允實書者藏友人陳廷評所學博張君履正見之請刻石黌宮以存故事而屬余題其後夫學士父子文筆爲國朝第一無待余言獨慨斯泉久爲檜辱而名賢一加品題輒令人慄然若爲改觀者夫人是非之心不可磨滅如此張君揭之首善之地始以垂多士之法戒而非獨爲詞翰重也觀者尚相與繹思之

題華秘書集

昔謝公勳名冠江左而子孫鵠起世擅雕龍有集太傳而下歷宋齊梁陳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所謂蘭玉集是已錫山華氏自黃楊集出詩已萌芽至學士公益光大之今復有秘書禮部二集何其盛也秘書家富墳籍張華海內之秘班旃禁中之副時得窺之故能收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芳躅落筆成詩自中音拍且也代遇昇平家傳簪組卽不雨之雲密而未杼然旣成之韶變而彌雅以故渾厚和平溫而有體眠彼子山之悲哀屈平



之怨刺雖不遇之所與覺自待之未厚矣王筠嘗  
自詡七葉之中冠冕蟬聯人人有集夫筠雖粗有  
文而七葉之集絕未有 僧虔誠子書可考也然  
則秘書殆埒美謝庭而王氏不足道矣

題詞林人物考

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神而後形色氣骨  
可得而知也古之摘詞者不在形體結構在未有  
形體之先其見於言者托耳若索諸裁文匠筆聲  
應律合卽盡叶於古皆法之迹也安知其所以法

哉友人王赤岡氏耽玩秬文錯綜今古乃取 昭  
代詞家人爲之傳以爲不得其神未可論其法不  
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也其誦詩讀書而論其  
世之意歟王僧虔論書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存  
皆所不廢赤岡之多所捃摭始亦類此宋人好爲  
覈論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爲唐人洪容齋博雅名  
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攬入者什居二三彼其世  
之不知而何以論於神形離合之際然則是編也  
亦通今學古之津筏微獨脩詞者所當知而已



書金剛經解

達磨東來以楞伽四卷傳佛心印至黃梅始以金剛易之此諸佛之了義度生之津筏也解者無慮數十百家皆言以破相爲宗斷疑爲用然不達經旨至破相而離相斷疑而成疑者多矣夫卽心相而無分別心相頓空卽辨知而無能所辨知豈實而世人馳求不已只爲不了佛與衆生自心常寂妄計有心遂成河漢豈知清淨海中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議解猶爲說夢秋潭居士閱焉乃於

無法可說中橫說豎說總之發明此義同社諸君子謂其有破相之義亦有顯相之功有奪事之能實有成事之力蓋取之則兩傷離之則皆是也陳了翁謂年過五十卽當留意此經但日讀一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雖然豈獨年過五十者所當勉而已哉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學者屢常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所賞齋 卷二十二 二十一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  
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  
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尚懸絕如  
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  
向靡從旣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  
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  
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旣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  
屬余題其簡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  
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  
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  
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書漢延熹刻字

漢銅雀瓦稱爲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  
所有皆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耳此磚有  
延熹字爲漢桓帝時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爲古  
篆後作分書古有其例昔臨淄得桐棺前和隱起  
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古文餘同漢隸  
此其類也末二字爲恒光恒從心當作四筆今楷



書特從省耳詞義闕略不可讀然使學者於千載  
下得見古人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黃庭經後

攷之晉書逸少嘗書五千言遺道士非黃庭也然  
陶隱居論書最覈言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  
庭爲第一當是右軍自有別書特非換鶩經耳世  
行殊乏善本新安汪太宰家藏僅具點畫而少氣  
韻近且漸泐余鄉甘生暘掘土得茲石瑩潔如玉  
筆意宛然真數百年物也一石蓋已損世代雖莫

考而決爲宋以前之刻無疑黃長睿云若無勝槩  
縱傳授有據亦無足取此本譬之華留一出而羣  
馬皆空學者當鑒以心目政不以耳食爲貴也甘  
爲金陵仕族御史霖歿遜國之難評事觀別駕節  
先後以甲乙科起家暘亦文雅精篆籀說者謂此  
石爲得所歸云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此少司徒王公墓表今相國對南王先生所造先  
生於公所謂以法爲師弟子耳而以道相成者奉



拳不能忘讀其言可一倡而三歎也唐初去晉未  
遠所存右軍行書二百四十紙懷仁會粹爲序時  
謂逸少劇跡咸萃其中然必累年乃就歐陽信本  
書距今九百歲鄭樵金石略二十有三種獨四三  
帖在耳中丞鳩集成文道勁茂美宛然孤峰拔起  
四面削成之勢此文足稱二寶矣信本銜位書兼  
太子率更令渤海男始備黃長睿言一八分碑稱  
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本傳不載余觀史叙信本  
歷官自太常博士給事中弘文館學士皆具唐銀  
青爲從二品散官給事中階五品自不相涉故世  
行皇甫碑署銜有銀青無給事亦非分書也長睿  
掎擊六一考校非長而持論不無逗漏乃知昔人  
目論之語不虛耳

書袁太史卷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上下四方  
各有定位之東則離西之上則離下此可離也若  
無之而非我無之而非道惡能離諸故以迷悟作  
輟言者皆非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日用



飲食又豈有作與輟哉學者日用不知不爲凝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於是身在高堂廣廈中日向他人尋覓佳處又如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古先生名爲可憐閔者莫大於此嘗記惟心訣有言全體見前猶希妙悟從來具足仍待功成倘知人人尋常日用無時不見前無人不具足又何必鑽研故紙強生支節如蠶作繭自苦自縛袁先生空野獨步如香象之絕儔高岸先登歎小狐之未濟時一過而存予真大慈之用心也於其還楚漫書數言以志別緒亭州有阜吾先生在焉試一往訊之其有以開予也夫

書董子誠卷

子誠自本西至金陵與余邂逅僧寮子誠自述其學時而覺照時而昏沈不能昏照一如也時而放下時而提起放下則樂提起則苦不能攝散一如也予曰覺照無自性昏沈亦無自性不必貴覺照而賤昏沈也提起非有加放下非有減亦奚爲苦提起而樂放下哉蓋此妙淨明心原無揀擇苟欲



所實齋 卷二十二  
妄爲取舍強加造作如以兩手撮摩虛空不待智  
者笑之矣從來門中自有向上一着子誠真有意  
於斯堵壁瓦礫能談無上妙理政不俟余喋喋也

書唐子張卷

子張爲學故自宛陵迎羅先生於金陵不可謂無  
志矣余與之遇一見言知余曰知爲常見是衆生  
法余不許再見言無知余曰無知爲斷見是二乘  
法余亦不許子張憮然如有失也余語之曰人心  
之妙囊括大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

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  
卽事物現前茫無湊泊大慧訶之爲默照邪禪是  
也以有求之者認取識神以爲家寶有可挨排有  
可着手輒生驩悅不知認賊爲子百劫千生轉轉  
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是無明本玄沙訶之爲  
昭昭靈靈的禪是也波羅提未嘗不以在鼻辨香  
在舌談論爲佛性然又曰不識喚作精魂傳大士  
未嘗不曰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然又曰錯會  
不少因此一片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



有所重便成窠臼故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學者於口耳俱喪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說無爲真空說有爲妙有信手拈來何所不可未曾實證此理若靠些子知解爲本命元辰不知此知頭出頭沒時滅時生生死流浪展轉不休於所謂無生法忍還相契否自己脚跟旣未點地一切談奇說異外道邪魔得以乘間而入不免任他播弄受他籠罩久久入于心肺雖其所爲市人嗤鄙憎

不自知楞嚴所訶陰魔飛精附人者一一暗合畢竟陷於王難淪無間獄皆繇未嘗徹證無生妄認識神所致也子張旣有意此道便當真參實悟求正人指與出路此正人吾有一訣可以勘驗出離生死爲正流浪生死爲邪說無爲法爲正說有爲法爲邪無門路無階級爲正可以知知可以識識爲邪中心行道而外不毀法爲正駕言無礙任情恣肆爲邪子張於此辨別之旣得其人死心塌地務求安身立命一着方是究竟法也



題殷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阿羅漢華言無生也蓋諸漏盡無復煩惱一性圓具多神變永解死生之繼不受後有之身非出世智人造化不能制者安能於欲流中逆舟尋源得大自在如此耶此十六尊者瞻其相好令人有超世出塵之想況汝餘雅承家學明牕淨几時一展玩之亦熏脩之一助也

書李君煥卷

君煥從羅先生遊先生書深造自得語勉之君煥

過余而問曰君子之深造也非以造道耶其自得之也非以得道耶余曰道不孤起繇心境生心相無端道將安寄是以深造之際造無可造更奚置其淺深自得之時自本無形復何容其得喪蓋一理虛玄妙絕蹊徑聰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措其知巧者無以象其形辯者無以容其口學者能言下知歸當處便寂斯無造卽爲深造無得乃爲真得苟其以能知爲造理認情識爲自心捏目生華迷頭覓影種種之塗成窳空空之門彌遠何以



弘持法器遠紹宗風君煥蓋有意於余也故不避  
多言謬爲決擇君煥其思之

題維摩畫像

我觀維摩經所說不二法門三十二維摩默然無  
言說三十二人義皆墮一語一嘿分取捨則語與  
嘿復成二如來三藏十二部不離舌根轉法輪言  
說如空無所依衆生執著自生病苟其執著而不  
化嘿然復入斷滅見刹那自悟圓明性嘿然與語  
無差別不離當處常湛然何煩斷取須彌界我今  
稽首說偈言盡未來世衆生相一彈指洗千劫障  
同證妙明寂滅海

題周府蘭亭書畫卷

此卷周憲王永樂初手摹定武諸本并龍眠圖而  
刻之者也王心嗜法書投筆皆應繩矩而圖之位  
置經營尤特雅緻當時深自閔惜故士大夫難得  
之見於格古論可攷也萬曆壬辰余奉璽冊封潁  
川沈丘二郡王時周王相接甚恭濱行余卻其餽  
王固語余曰一二文史刻自先代其母辭余乃取



東書堂帖及此卷以歸久之念張君蘊甫工於八法因輟以畀之夫定武原以唐摹入石此則轉相規放之書家出沒飛動神會意得之趣矣而側掠努趯猶有古之遺法詎可忽諸學者一波撇間未知置筆處而欲輕論昔人是未覩驪黃而遽言天下之馬也

題小山玄賞

巨源擅海岱之秀爲寧城之裔婆娑丘壑錯綜今古一時學士大夫杯酒過從題贈盈卷侍史彙而

葺之命曰小山玄賞一日持以示余夫神明之胃食租衣稅孰不以微行出飲爲寄歡以擊筑彈碁爲豪舉以彼沈酣於貴富約結於典制謂無復之耳頃灌甫父子以經術名鬱儀兄弟以博雅著以至游蓼飲河繡楊春草靡不玉振金聲塤鳴篴應匪惟家寶抑稱國華已獨巨源於詞翰之暇脩竺乾之業堆案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入門者半赤髭白足之侶雖遺民淨社常參許飲之賓維摩丈室不乏散花之女而其意固已遠矣是編乃賦乃文



亦玄亦史拂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式與汝歌非阿所好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有不知巨源者當執此以求之  
讀莊子七則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紗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

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要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覩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



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象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



歟釋氏之論訓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  
詈祖爲訓恩則皈依讚歎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  
訶與詈者爲皈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  
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  
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  
魏瑩卽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  
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  
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

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  
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  
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  
意云耳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  
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  
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癡  
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已之意而已藉令學  
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  
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邪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闕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秩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



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并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奕游鳧諸篇今不存

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睂目之好夫剛者不自爲假文履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歿登遐三年而形遜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

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整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滄雄漂滄不及簞筮簞筮乃入于濔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較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脩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



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  
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  
雲罽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  
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劔戟不  
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歿化  
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  
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  
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

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  
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  
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  
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  
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  
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  
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  
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  
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



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蜚蚤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劔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